

## 第一章 被遺棄的夫妻

時序隆冬，京城才下一場大雪。

永寧巷定北侯府沈家，灰牆青瓦皆變成了一派茫茫的白景，園子裡雪意滿枝頭，卻壓不住紅梅傲挺。

雪方停，步履匆匆的女人穿過最後一道青石路，躲到一處簷下收了傘。

女人穿著不算厚實，隱隱能看出身段姣好，肌膚暖玉般白皙清透，可目光移至臉上，大概會被爬滿右臉的疤痕嚇到。

雪水順著傘滴落，啪嗒一聲濺沒在衣裙，姜眠顧不得理會，天氣太冷，她凍得唇色發紫，只好裹緊衣裳。

好在沒等多久就逮到了人，姜眠冷不丁叫出來，「王嬾嬾，留步啊！」

她從柱後走出，努力站直了身子，笑盈盈的看向來人。

王嬾嬾穿著一身肥厚的青布襖子，捂著心口嚇了一跳，又瞧見姜眠臉上駭人的疤，趕忙撇開臉，暗罵了句晦氣。

「大少夫人不忙著照顧大少爺，跑到奴婢這兒來做什麼？沈府規矩多，不是什麼地兒都能瞎走的。」她心裡嫌惡，話裡便多了幾分嘲諷。

原以為這位嫁進沈家半月有餘，容貌醜陋的大少夫人是個懦弱本分的，今日不知怎麼竟從那處院子出來了。

出來做什麼？醜人配殘廢，一塊死在那破地方才好。

「王嬾嬾教訓的是。」姜眠將傘隨意挨放在紅漆圓柱上，拍了拍手，「不過就衝王嬾嬾喊的這聲大少夫人，那這下人的地兒我還是能來的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被她反將一軍，王嬾嬾臉色鐵青，也不應聲。

姜眠見她如此，便知表面功夫作到這兒即可，笑意一斂，「我也不和嬾嬾多說廢話，只是這寒冬臘月的，我夫君那兒的炭火已經斷了兩天了，今兒還遲遲不見有人送來，我這個大少夫人只能親自來催了。」

王嬾嬾還當是什麼，原來是要炭火，她也不慌，臉上敷衍著笑了笑，「大少夫人您怕是誤會了，年關收緊，侯府這個月的日常開支減少，大少爺那邊炭火的分額已經用盡了，再要得等下個月才有。」

姜眠挑眉，「真沒有了？」

「那是自然，我騙您做什麼。」

「好啊，那妳進來！」姜眠一腳邁進門檻，還伸手將王嬾嬾給扯進來，手上的力氣十足重。

「大、大少夫人！您這是做什麼？鬆手、快鬆手！」王嬾嬾氣得叫嚷，偏偏又掙脫不開，只能一路被拖拉著走。

她在沈家內宅做了數十載，連夫人也會給她幾分敬重，還沒被誰這樣推搡過，這醜八怪，叫她一聲大少夫人就真把自己當主子了？

姜眠拽著她，徑直找到了屋內燒著的暖爐，「妳告訴我，這裡面燒的是什麼東西？」

王嬾嬾身子骨快被她扯散架了，怨氣衝衝朝她手指的地方望去，看到爐子裡燒得火紅的炭火，臉色微變，「這……」

「這是你們下人的分例？」姜眠哼笑，「我倒不知，哪戶人家竟然有主人得受凍，奴才燒炭取暖的事，沈府的奴才可真是矜貴啊！」

她拍拍王嬾嬾的臉，垂眸笑，「就是不知這事兒傳至京城，百姓們是個什麼反應，應該都會爭著來沈家當奴才吧？」

王嬾嬾手一顫，連忙爭辯，「大少夫人可別說胡話！」

「哦？」姜眠淡漠的抽回手，輕飄飄道：「意思是你們這些管府內分例的奴才們中飽私囊，苛待主人了？」

「不是！」王嬾嬾矢口否認，一著急，她仰面對上姜眠的眼睛，咬牙說了句看似毫不相關的話，「大少爺是侯府的罪、罪人！」

這定北侯府早就變天了，大少爺的地位哪還能同從前相比。

姜眠等的就是這句，冷笑道：「我夫君沈執的確在帶兵攻打潼關時戰敗，但聖上只罷了他的大將軍之位，此外再無懲罰，連聖上都未曾說他有罪，妳一個小小的婢子膽敢口出狂言，是誰指使妳這般說？還是說侯爺那授意妳苛待嫡子了？」

王嬾嬾不知被哪句話戳到了痛點，瞪著她說不出一句話來，畢竟大少爺之事侯爺氣得不輕，但確實沒有說過這話，若是大少夫人一個惱怒將這聲「罪人」捅到侯爺那邊……

王嬾嬾不敢想，久久才動了動嘴唇，「是、是奴婢失職，忘了大少爺那處的炭火，奴婢該死，這就給大少爺補上……」

姜眠露出個滿意的笑容，手按在她肩上，「那就好，我不希望待會送過來的東西再有什麼問題，也不想聽見什麼分例用盡了的話……主人家的事還輪不到妳一個下人指手畫腳，知道嗎？」

王嬾嬾被逼得連連點頭。

姜眠將人恐嚇完，心情大好，拎起傘，慢悠悠離去。

突然，她腦子裡響起了一個軟糯的聲音，「叮！任務完成！」

姜眠一頓。

沒錯，她剛才是在做一個名叫「反派的溫暖」的任務，內容是從王嬾嬾手上拿回反派被剋扣的炭火。

得知任務完成，姜眠心裡鬆了一口氣，「還挺簡單的，比搞定沈執容易，系統，快看看我有沒有產生情緒值！」

「檢測到王嬾嬾正在辱罵宿主是嗶嗶養的、是小嗶子，屬於背後說壞話行為，獲得情緒值百分之零點五，當前總情緒值百分之零點五，總目標百分之百。本系統是文明系統，髒話已自動為您屏蔽，感謝收聽本系統的播報，請您再接再厲，繼續加油！」

這髒話還不如不屏蔽呢，但姜眠沒心思去顧及這個，「這個任務完成所得的情緒值居然連一個百分點都沒有？」

「經系統認定，此任務屬智障級別，王嬾嬾為劇情邊緣人物，回報率極低，其他任務也皆為輔助手段，奉勸宿主從目標攻略對象入手，獲得的回報率最高。」

目標攻略對象就是她丈夫沈執。

姜眠皺著眉，「可我已經試過了，我花了兩天時間當牛做馬，沈執每天在床上像條死魚一樣，連點反應也不給！」

系統羞澀的聲音在腦內傳出，「嗯哼，由於本系統未成年，宿主請慎言。」

姜眠一滯，「……你幾歲了？」

系統搖著小尾巴，「三歲啦！」

「別打岔，不是說三天內無法獲得一個百分點的情緒值就會被抹殺嗎？現在都過去兩天半了，好歹擔心擔心你宿主的危亡。」

姜眠並不屬於這個世界，三天前她還是現實世界的一個醫生，每天加班救死扶傷，因為勞累過度猝死了。

沒想到死後穿到這個古代世界裡，成了因火災毀容，作為侮辱工具嫁給反派的炮灰女配姜眠，還綁定了一個系統。

系統說沈執就是這個世界的反派，鑑於後期他黑化後太過強大，隨時有毀滅大梁朝的趨勢，為了避免世界的崩塌，她必須阻止反派黑化，掙取情緒值，等情緒值達到百分百，她才能真正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，而通過掙取情緒值，她也可以恢復容貌。

情緒值可以在沈執身上掙取，也可在促成沈執黑化的對象上掙取，區別是前者需為正面情緒，後者為負面情緒，且後者還要達到「背後說壞話」的條件才算成功。

沈執是定北侯的嫡長子，雖說他是個反派，前期的形象卻十分正直。

他十五歲參軍，驍勇善戰，用兵如神，短短三年便為大梁打贏了數場戰役，被元嘉帝親封為鎮國大將軍，鎮守邊疆。

只是這樣的神戰績並未維持多久，五個月前他被人謀害，於戰場上慘敗，折了近五萬的兵馬，艱難撤退之際還遭人暗算，雙腿俱廢。

元嘉帝震怒，卻只先奪了沈執大將軍的封號，沒有定罪。

即便如此，一時間沈執仍如不定時炸彈，時刻會株連沈府，甚至牽連他往日相交的同僚，定北侯沈敬德對這位喜愛不起來的嫡子怨氣沖天，將他關至一處荒涼的院落當中，名為養腿，實則軟禁。

這就是沈執黑化的前因。

「黑不黑化的我可管不著，怎麼活下去還沒解決呢。」姜眠鬱悶道。

現在沒有別的任務可做，剩下那點時間根本不夠她在沈執身上獲取情緒值。

姜眠喪如老狗，系統打著小喇叭配樂，「宿主不要灰心，車到山前必有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！」

「你要給我提供幫助？」姜眠忍不住問出聲。

小喇叭瞬間停了，「……沒有，人生沒有捷徑，一切要靠宿主自行努力，請您再接再厲，繼續加油！」

得了，她的菜雞系統就只會說這兩句話。

從院門到主屋的路程說長不長，卻一個人也沒見著，小說裡標配的丫鬟、小廝、嬪嬪……這裡統統沒有。

沈家人在原主嫁過來之後就把院裡為數不多的幾個下人遣退了，認為原主作為妻

子能夠照顧好……個屁啊！

且不說原主原來也是嬌養大的小姐，更何況她要照顧的沈執雙腿不能行，這分明是要讓沈執自生自滅啊！

地上的雪快化了，寒意四起，姜眠挑開簾子進去，屋內的擺設十分簡陋，但總算比外頭暖和不少，她換了身衣裳，等一身的寒氣散了才往內室走。

她歎了聲氣，沈執從天之驕子變成一個廢人，又被家族拋棄，落到這個地步也真是淒慘，如果這半天真是她最後的時間，那她竭盡所能……給沈執一點溫暖吧。邁入內室，姜眠一眼看見床榻上的人影，冷硬著一張俊臉，費力地往床邊挪蹭，最後一個悶聲，上半身摔在了地上。

這緊皺的眉頭、略顯焦慮的神色，無不在說明著什麼……哎呀，忘了她這兩日投餵了沈執不少東西，有吃就得排泄嘛！

「對不住對不住，忘了你身邊不能太久沒有人！」姜眠啞一下過去扶人，動作十分狗腿，語氣裡滿是歉意，「摔著哪了？沒摔疼吧，你應一聲？」

系統瞧見宿主那沒出息的模樣，哼哼唧唧著在她腦子裡放出了一個鄙夷的小表情。

不得不說，沈執的長相十分俊美，此刻他烏髮鋪了滿地，年輕的側臉線條流暢，唇紅鼻挺，眉眼清雋，就是身上有些邋遢。

這哪裡像什麼凶神惡煞的大反派，被奪去將軍職位的他分明只是個困極絕境的少年郎。

她來不及欣賞美色，趕緊繞過他身側，手穿過他的腋下，試圖把人給撈起來，但不知是觸碰到了哪，沈執瞪著眼發出了一聲悶哼，頭微微後仰，「放手，別碰我！」沈執赤紅著眼，年輕的面龐上沾滿屈辱的汗水，二十歲的少年最是心高氣傲的年紀，被撞到這難堪的一幕，強烈的自尊使他咬緊了牙。

虎落平陽被犬欺，元嘉帝棄了他，那個名義上的父親要他死，這段時日他嘗盡了人間冷暖，一雙腿遭人暗算中毒廢了，哪也去不了，只能任自己癱在床上，當個連自己都噁心的廢物。

這個女人來了半個月，一直畏畏縮縮，一副怕極他的樣子，這兩日卻如同換了個人，湊上前來獻殷勤，不知在耍什伎倆，真可笑。

既然害怕，為何又要惺惺作態過來照料？這些想法瞬間漫上心頭，在她過來扶他的一刻爆發。

沈執大口大口地喘著氣，咬牙推了她一把，奈何他手上綿軟軟的沒力氣，根本推不動。

他憋紅了臉，如今他連個女人都推不動了，真是廢物！

這個念頭深深的在他腦裡扎根生長，沈執痛苦又難過地閉上了雙眼。

姜眠眼裡卻充滿興奮，「欸，你終於說話了！」

這兩天來她忙活了這麼多，也沒能見沈執嘴裡蹦出一個詞兒，此刻聽見他開口，姜眠幾乎要喜極而泣。

還有得救，她還能再帶著這小悶葫蘆掙扎一下！

沈執沒想過她會是這反應，一瞬間忘了掙扎，這一愣神就任由姜眠動作。

他穿著白色的中衣，身材高大，身上卻沒什麼肉感，那雙綿軟的手環住他，摸到了一手的骨頭，他忍不住一顫。

姜眠卻皺眉，好好一個人，也不知道是怎麼瘦成這樣的。

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終於將沈執拉起來，又將長枕墊在他的背後，讓他挨坐起來。

「你是想如廁？你的腿不能動，我去給你拿恭桶吧？」姜眠靠在床邊，眼神誠懇地看著他。

女人半邊臉上疤痕猙獰難看，另一邊卻膚白若雪，鼻子小巧挺翹，那雙杏眼神采奕奕，亮得過分，沈執很難想像她能輕易說出這種難以啟齒的話。

她回來就是想對他說這種話的？她就……她就不覺得噁心？

他隱忍地閉上了雙眼，手指緊緊扣住被褥，表情有些崩裂。

姜眠見他又不答，認真說：「長久憋著不好的，身體的毒素排不出去，對腎臟也有影響，哦，還有啊……」

「……我要。」沈執難忍她直白的話，終於泄了氣，悲憤的聲音從喉嚨發出。

他的腦子很亂，一邊想她閉嘴，一邊又在一遍一遍地想讓她快點離開，不要再來注目他難堪的一面。

姜眠一愣，會意過來後連忙竄出去提回一個乾淨的桶，還貼心備了手紙和濕手帕，

「你先湊合著用，我扶你過來。」

恭桶拿來了，姜眠卻沒有要離開的意思，她掀開了被褥，作勢要給他解褲子，沈執卯足了勁兒拉住褲頭。

姜眠疑惑的抬頭。

沈執滿臉通紅，忍無可忍，「你……出去。」

姜眠挑眉，「不需要我幫你？」

沈執眉眼染上了一抹愠屈，飛快搖了下頭，「不需要。」

「哦，那你有事叫我。」姜眠也不強求，到屋外等著了。

這時，小廝正好送了兩筐炭過來，「大少夫人，炭要放哪？」

姜眠指揮著讓人放好，王嬾嬾沒敢親自送，很明顯心裡有鬼，但和這號人物接觸之後，她大概能猜出確實是有人在背後刻意不讓沈執好過，只是不知道是誰。

姜眠也沒多思慮，拿到東西後心滿意足的放入爐鼎內燒起了炭火，又將外間的窗子開出縫來通風，以免中毒。

屋子裡很快升起一股暖意。

「我進來了！」姜眠算算時間差不多了，叫喚了一聲。

想到沈執剛才的彆扭勁兒，她又稍微等了一下，沒聽到回應，估摸著他已經完事兒了，便不再猶豫地走了進去。

沈執躺在床上，一動不動，被褥蓋得嚴嚴實實，只露出一顆腦袋。

姜眠覺得有些好笑，不就是幫他拿個恭桶，上廁所是多正常的事兒啊。

她惡趣味地扯了扯他飄在外邊的頭髮絲，湊近他說：「再有需要就叫我，你也不想弄床上吧？你敢弄，我就把你吊起來再清理床。」

被子中傳來咬牙切齒的聲音，姜眠聽到後臉上露出了得逞的笑容，把東西提了出去。

她一出來，就聽見系統又打響了小喇叭，「恭喜宿主！獲得攻略對象情緒值百分之一，當前總情緒值百分之一點五，成功獲得重生機會！」

「真的？」姜眠瞪大了眼睛，「我不用死了？」

她激動得差點沒叫出聲兒來，她可以活下來了！

冷靜下來後，姜眠有些迷茫，「這百分之一是怎麼獲得的？好像我也沒做什麼呀？」系統軟糯的聲音十分殘忍，「原因無法告知，需要宿主自行探索。」

「……好吧。」姜眠忍不住嘴角上揚，「難道是因為我拯救了他的膀胱？可他一開始還不樂意，不斷凶我來著，哎，男人心，海底針。」

話是這麼說，她臉上卻難掩喜色。

姜眠突然想到了什麼，將銅鏡翻出來照自己的臉，暗紅色的疤痕在那張原本嬌俏美麗的臉上依舊突兀，百分之一點五情緒值的作用實在太渺小了。

嗯……不過好像顏色比原來淡了一點點，有變化就是好事。

姜眠神色雀躍，掀開簾子出去看到雪水半化、光禿禿的院子都覺得心情愉快。

她剛來的時候為了活命，注意力皆撲在沈執身上，都沒好好看過這處地方，當下終於解決了事兒，心思也就活絡起來了。

院內配有一個小廚房，姜眠走進去，大概是白原主嫁過來之後就沒生過火，灶臺、水缸上皆是灰，她一進去便被那煙塵味呛到，忙將窗子打開通風。

陽光照射進來後亮堂不少，姜眠驚喜地發現這裡鍋具一應俱全，米缸裡剩有半缸米，旁邊挨著一罈子鹹菜和一個髒得看不出原本顏色的布袋，鹹菜泡得發酸，她掀開蓋子時那酸味漫出來，弄得她直流眼淚。

布袋裡裝的是幾顆不大的番薯，算是意外收穫。

姜眠心裡一動，沈府每日給他們送來的那些飯菜她早就受夠了，大冬天的半溫不熱不說，飯菜的味道還一言難盡，要是能自己做那再好不過。

看來得逼迫他們供應食物了，她現在算是知道，等他們主動不如等自己餓死。

姜眠一邊想著，一邊開始清理起廚房。

水缸裡還有水，她舀出來沾濕抹布時，手被這凍人的溫度刺激得一激靈，隨即咬著牙仔細擦洗起來，又撿來地上隨意丟棄的破掃帚打掃了灰塵，衛生方面總算能看過眼。

接著她開始生火，柴火下細碎的木屑被她堆成一小撮，拿出火摺子引火，將灶火燃起來，因為沒有別的食材，她只能煮小米粥。

將鹹菜用水清洗過幾回，瀝乾後切碎，放入鍋中炒，配小米粥正好。

折騰了大半個時辰，姜眠端著熱氣騰騰的粥重新走向內室，「沈執，你該吃東西了，粥是熱的，你起來吃點吧。」

她怎地又來了？沈執仍窩在被中，迷糊中帶著幾分煩悶，他極力地放空自己的感

官，好控制不會產生饑餓感。

姜眠一把掀開了被褥，沈執的頭露出來，一對長睫顫了顫，他固執地不看她，仰著面，眼睛無神的望著上空，一聲不吭，好叫她知難而退。

無視她？姜眠的嘴角翹起一個弧度。

下一瞬她便捋起袖子，看他那死氣沉沉的樣子她就知道，這碗粥若是不掐著他下巴餵，恐怕進不了他肚子。

她來到這看到沈執的第一眼，便只覺得床上那人半死不活只剩一口氣，也不知多久沒進食了。

原主性子懦弱，每日食物端過去也不敢管他吃不吃，還是姜眠過來後強硬給他灌了半碗粥下去，把那條命從閻王殿拉回來。

這幾日，沈執對她的觸碰十分逃避，不過在她面前逃避是無效的，一個瘦得只剩骨架子的人連句反抗的話都說不出來。

姜眠如法炮製的灌了幾回，怎麼方便怎麼來，現在想想沈執的正面情緒沒漲，對她的怨氣應該是漲了不少。

但別的還好說，姜眠總不能由著他餓著，餓出胃病可治不了。

一雙充滿罪惡的手伸了出去。

「等等！」沈執俊美的臉瞬間凝固，縮著臉避過，「你……妳別碰我，我自己來。」

這才乖嘛。姜眠暗暗偷笑，面上一派正經「你得趁熱喝，不然白費我一番苦心。」

她不由分說將他拉起來，枕頭墊到他背後，沈執咬著牙，俊臉上寫滿了惱恨和憋屈。

姜眠內心毫無障礙，絲毫不覺得冒犯，凸笑咪咪地激他，「你看啊，你不吃東西，一點力氣也沒有，別說外面那些人了，連我都反抗不了……真看不出來，沈將軍竟然喜歡我的掌控。」

「將軍啊。」她故意湊在他耳邊，用一種輕飄飄又飽含惡意的語氣說：「和你強調一下，我是你的夫人，要聽夫人的話，知道嗎？」

末了，姜眠彎著唇抬手碰他的臉。

沈執啪一聲將她的手拍開，憤怒道：「姜眠！」

哟，姜眠無辜挑眉，這人一直無聲無息，原來是知道她名字的。

沈執清雋的臉連著耳根爆紅，連眼窩都逼紅了，他死死地瞪她，不知是氣的還是羞的。

她竟如此不要臉，三番兩次說那種不知臊的話，她就、她就不知道矜持嗎！

「粥留下，妳給我滾出去！」

好的，姜眠也知道適可而止，將熱粥擺在他跟前，眉眼笑得像個無賴，「那你記得要喝完。」這才大搖大擺地滾出去。

直至姜眠消失在視線中，沈執緊拽的心才鬆懈下來，他摸了摸臉頰，燥意遲遲退不下來，按捺不住的煩悶鋪面竄來。

好一會，他垂眸，盯著那碗煮得濃稠的米粥和一小碟鹹菜，長睫微微閃動。

食物的香氣在鼻尖環繞，直直鑽到心裡，他緩緩地拿起了粥碗，舀了一勺送入口

中，熱的，流到胃裡暖洋洋。

沈執恍惚了一下，他好像已經很久沒有吃到這般溫熱的食物了。

姜眠這幾日都是宿在外間的木榻上，今天也不例外。

待客的小几被撤了下來，棉被是雙人大紅鴛鴦戲水繡樣，應該是原主嫁妝裡的一部分。

原主是安平侯的養女，姜家早年丟過女兒，為了彌補這個過失，姜家人抱回還是嬰孩的原主當女兒養著，期間還攀上了和定北侯府的婚約。

不料十多年後親生女兒意外尋回，姜家上下喜極而泣，本打算就此棄了原主，婚約也奉還給真千金，不想沈家出了這等事故，姜家人捨不得親生女兒受苦，便強迫原主繼續接手這燙手山芋。

原主臉上的疤是半年前某個夜晚住處走水，下人搶救不及所致，那場火來得蹊蹺，姜眠不由得與那位剛回來的姜府真千金聯繫起來。

她翻看過原主的嫁妝，十幾個箱籠幾乎都是她原本的衣衫雜物，連用到殘缺的茶具、燒得過半的蠟燭都有，真離譜，該不是把原主用剩的東西一起打包丟來了吧？然而首飾卻只剩寥寥幾樣，姜眠除了在衣服夾縫裡翻出二百兩銀票，幾乎沒看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，與其說是嫁女兒，不如說是做足了不讓她回來，讓她在沈府等死的打算。

不過不少東西倒對她現在什麼都缺的處境派上了用處，尤其是這套被褥。

姜眠縮在被子裡，聽著風聲呼嘯，南面那扇破敗的窗子縫隙被吹得嗚嗚響，像是厲鬼咆哮，不由得又將自己裹緊了一點。

她早早就將燭火熄滅了，沒辦法，這些東西緊缺，能省點就省點。

屋子裡一片漆黑，姜眠其實有點害怕，雙腳焐了半天越來越冷，想跟沈執說說話，但是內室一點動靜也沒有，估摸著人已經睡了，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催眠自己，將注意力轉移到怎麼從沈執身上獲取情緒值。

要想賺情緒值，那便得讓沈執過得舒心，沈執現在最缺什麼呢……對了，他現在寸步不能行，這是最痛苦的事情。

昏昏欲睡之際，姜眠突然想到他需要什麼了——輪椅啊！她可以給他弄輪椅！

於是隔日姜眠醒得格外早，翻箱倒櫃地找出了筆墨，埋頭苦畫了許久，終於畫出了一幅輪椅的構造圖。

姜眠問過系統，確定這個世界沒有輪椅這樣的東西，不過不要緊，沒有做出來就有了，這種水準的代步工具在這個時代還是能做到的。

當然，她是不會做的，這裡連最基礎的木頭、工具都沒有，她當然辦不到，但是不妨礙外頭的木匠師傅能夠做出來啊！

構造圖畫出來不難，如何出府找人做出來才是大問題，她雖沒被軟禁也沒受到監視，但若要出沈府的大門定會有人攔她。

想到這，姜眠臉上的喜悅淡了下去，原本還想和沈執提這個消息讓他高興高興，

但她突然沒了底氣。

不行，輪椅對他的利處太大，再難她也得試試。

CrescentFamily